

●长篇历史小说●

漢武王朝

非台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汉武王朝

下



漢武王朝

汉武帝朝

非台

著

河南文藝出版社

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。

——汉武帝



●长篇历史小说●

下

第三十六章 云手三招

郭解启程的时候,凡知道的朋友都解囊相赠,前后竟送了一千多万金钱。可轺县杨季主的儿子杨文彰,却出来横插了一杠子:不准郭家接受一文钱。他是县上的文吏,父子两个早不服郭解,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终于有了一个作威作福的机会,赶紧抓过来用了。

郭解大哥已经去世,有个侄子郭猛,始终跟在郭解身边。郭解能忍,他却不能忍。找个机会,将杨文彰一刀砍了。郭解到了关中,关中的豪杰一样倾心交接,叫他非常感动。就在他结识新朋友的时候,轺县有人愤恨杨家乘人之危,死不容诛,又悄悄将杨季主也杀了。杨家一时死了父子两个,赶着到长安要告御状。可刚到宫外阙门,又被尾随的人一刀砍了。

这下,惊动大了。武帝亲自下令,十万火急捉拿郭解。郭解百口莫辩,只好逃出关外。他将母亲与家里人先在夏阳安顿下来,自己一个人去了临晋。临晋关的籍少翁原本不认识他,他又精心乔装打扮了一番,更想不到是他了,让他轻轻松松地出了关。他径直去了太原。一路上,凡接待他的,他都将来处明白说了。捕快们一路查来,最后落到了籍少翁那里。籍少翁有口难辩,只好刎颈自杀。籍少翁一死,线索也就彻底断了。但专制制度设的是天罗地网,再有手段,也只能延宕时日,总逃不掉的。不久,郭解还是被抓住带回长安,关进右内史监狱里了。所以关进那里,是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:他是



茂陵移民，茂陵邑是右内史的辖县。

但他是钦犯，案子该由专使陈彬审理。一开堂，所犯的事都在大赦之前。远的不说，去年卫皇后新立大赦天下，就再一次将景帝后元三年以前犯的事全赦免了。而远在那之前，郭解就悉心归贤了。所以，很难定郭解的罪。

陈彬退堂回到家里，家里已经有几个客人等着。有个李桐，是轺县的儒生；另外几个客人，一个周由，一个郑铠，则是郭解的朋友。他们大概都是为郭解的案子来的。

见礼，闲谈了几句之后，李桐问道：“大人一向辛苦，郭解的案子怕也该结了吧？”

“不好说。他犯的事都在赦前，很难定罪。”陈彬说。

“大人贤明。郭翁伯折节归贤之后，救人急难，存活死生，不图回报，不矜其功，是天下少有的大侠。大人能网开一面，替朝廷惜才，为百姓留想，实在功德无量。草民们多谢大人了！”周由与郑铠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，一面就站起来长长作了一揖。

“这是什么话？郭解作奸犯科，目无法纪，何贤之有？轺县百姓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，大人千万不要误听误信！”没等陈彬还礼答话，李桐已抢先发言了。

周由、郑铠看着李桐，脸上已经变色。陈彬赶紧说道：“各位不必争嘴，本官自会秉公执法。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事，还是先回去吧！”

主人既下了逐客令，大家只好行礼告退。

两天之后，就有衙役来报告，说李桐被人杀死了，而且割了舌头！陈彬极为震惊，当即带出郭解，开庭审问。

“你为什么杀了李桐？”陈彬拍着惊堂木，厉声问道。

“杀了李桐？”郭解一头雾水，不由自主地重复道。

“你认识李桐吗？”陈彬也觉着自己过于孟浪了，改问道。

“李桐？哪个李桐？他是哪儿人？”郭解莫名其妙，问道。

“轺县儒生，你不认识？”陈彬问。

“郭解读书不多，很少与儒生交往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。”郭解摇头说。

“是不是你叫手下杀了他？”陈彬又问。

“大人，这李桐是哪一天被杀的？我关到这里至少有半个月了，也没有人来探监，里外不通，外面的事一点儿都不知道。”郭解分辩说。

陈彬想想也是，不问了。因为一向还算正派，心里又多少有些同情郭解，汇报案情

的时候,也就做了无罪处理:赦前之罪,因赦而免;此后几桩命案,郭解并不知情,干系不大,应予解脱。

疑罪尚且从无,何况一点儿干系没有?陈彬认定郭解没事了。可武帝批复的却是十个大字:郭解大逆不道,夷其一族。

这是御史大夫公孙弘的意见。

他说:“郭解不过一介平民,却任侠行权,以睚眦杀人。虽不知情,罪过却远远大于知情杀人。应照大逆不道,杀他一族。”

陈彬目瞪口呆。

《贼律》说:“大逆无道,父母、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。”大逆无道,专指谋反与阴谋毁坏宗庙、山陵、宫阙等,意在改朝换代、侵毁社稷,罪大恶极,非严惩不可。所以,才有父母、妻子及同母兄弟等不论大小一概斩首的诛族之杀。无道只是一个修饰用语,说明大逆的悖逆性质。《贼律》另有“不道”一条,专指屠杀一家无死罪三口及肢解人等。犯罪者斩首,他的家人则只流放或刑狱而已,并不连坐问斩。公孙弘利用一字之差,移花接木,以“不道”代替“无道”,再将“不道”与“大逆”连缀而成“大逆不道”,仿佛合了《贼律》的条文。于是,“不道”也就可以依照“大逆”之罪,而科以“族诛”了。郭解不是无故枉杀了杨季主一家三口吗?正好对号入座。这样弄法杀人,工巧是无限工巧了,法律的尊严何在?天理良心何在?而且,什么叫不知情比知情杀人罪过更大?天下还有比这更混账的逻辑吗?

这公孙弘,圆滑伪善是早就知道的,谁能想到他竟这么阴险歹毒?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!可御史大夫主管刑事与监察官员,皇上愣是看好他,认同他的意见,谁敢批他的逆鳞?郭解一族,只能血溅东市了。

陈彬所想虽然不错,根子却只在当权或既得利益几个字。侠客挑战权力,自行其是,只能一死。有罪无罪,不过说辞借口而已,根本没有任何区别。

刑场就在东市十字路口,观看的人谁都沉重无比。见郭家一族解了过来,许多人点着了案香,浓浓的香烟到处弥漫。反绑双手的郭解神色自若,朝周边点点头,朗声叫道:“谢谢各位了!”

刽子手将郭解一家就地排好。郭解转身一路膝行到母亲身边,弯腰点头道:“娘,孩儿不孝,害你遭罪,只能来生报答你了!”说到这里,到底禁不住,满眼满脸都是泪水。



“解儿，不要这样。有你这样一个儿子，娘会含笑九泉。”郭母说，声音铿锵，犹如钟声。

“郭大侠，你们母子一家走好！”有人大声说道。

“你们走好！”无数人同声附和说。已有哭泣之声，海浪一般从远处隐隐卷来。

监斩官与士兵、刽子手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。只有加速行刑，草草收场。这里刚一刑完，在一片哭声之中，早有人抬着棺木与香烛纸马等，将郭解一族收敛入棺；又辗转拉到轺县郭家老坟，隆重葬了。郭解墓前立着一块丈来高的石碑，上面刻着六个隶书大字：郭大侠解之墓。落款则只四个隶书小字：思仰之民。

公孙弘只当了三年左内史，就接替张欧升了御史大夫，副丞相了。从元光五年重新出道算起，不过四年就由博士飙升为副丞相，汉兴以来再没有第二个人：连张汤也望尘莫及。

这，当然得力于他用一辈子涵养的独门功夫。

首先一条，是谦和。七十岁才重新出道，等于一生都做小服软，腰早佝了，再直不起来，不会挺胸凸肚、趾高气扬不说，那一种谦卑随和早成为习惯，贯穿在行动之中了：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，很少让人怀疑他是做作。年纪大，官运隆，而人却谦和之至，人缘自然不会有差。上上下下，他几乎都说得来。因为经历丰富，见得多，冷暖炎凉又让他处变不惊，练就一手妙语解嘲的幽默风趣，上上下下不仅与他说得来，还拿他做了一个开心宝，且是那种多少带着爱意而非褻慢的开心宝。这种开心宝只会加分，不会减分。

他有许多段子，需要的时候就会来上一段。

他说：“公孙老七十多了，生平未尝许人，只佩服一个裁缝。”

“你老别逗了，裁缝有什么好佩服的？”有人驳他。

“那是你少见多怪。”公孙弘仍然笑嘻嘻地说，“他替人做衣服，第一句总问：这位老爷是什么时候得的官？年轻，还是年长？”

“这也不算什么呀，问清了才好裁制。”那人说，仍然不以为然。

“你叫他说话呀，别乱打岔了。”有人出面干涉了。

公孙弘还是嘻嘻地笑着，说：“不打紧，不打紧，我公孙老的故事钢筋铁骨，从来打不断！”

因为说得俏皮，大家都笑了。

“起先我也纳闷，这做衣服与当官先后毫不相干，他这是干吗呢？一问，他的话让我五体投地。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打岔的那人赶紧问道。

“他说：‘老爷你不知道。假如年轻为官，难免挺胸凸肚，前片必须长于后片；年纪大了，难免自敛，总是弓腰的时候多，后片又必须长于前片了。不知道这个，做出来的衣服就不合身，前后总或短或长。’”公孙弘说。

大家都等着他的下文，他却再不吭声了。

打岔的那位忍不住，问道：“就这呀？这有什么好佩服的？”

“哈哈，蠢才蠢才！不知道微言大义！”公孙弘笑着骂道，“为官作宦的第一要义，就是人情练达。这个裁缝多么通达人情，满朝文武谁能比得了他？丞相之才啊！可惜当时忘了问姓名，想找，再也找不到他了！”

听故事的人，也都不说话了。

有的段子如果容易引起猜疑，他会改装了套在自己头上。

他说：“我们那儿有个人扛着一根长竹竿进城，横着竖着怎么都过不了城门。正着急呢，过来一位老汉，对他说：‘我虽不是圣人，见的事多了。既然横竖都进不了门，锯短了不就成了？’那人恍然大悟，说：‘多谢老丈指点，我再想不到！’立即找锯子将竹竿锯断，扛着进城了。”

大家哈哈一笑之后，有人却争辩说：“公孙老，你这话怕不对。这故事出在咱们鲁地，并不出在你们那儿。”

“是吗？鲁地是圣人之邦，都读书明理，怎么会出这种蠢事？从来争名争利，还有争蠢事的吗？”公孙弘笑着调侃说。

大家又哈哈地乐了。

公孙弘来自下层，知道点水之恩对于一个下层人士，不啻就是天降甘霖，会让他们刻骨铭心，颂报终身。对于亲朋故旧，只要可能，他都会分给他们一杯羹，叫他们感恩戴德，俯首帖耳。

有这两样广结善缘，替他说好话的自然不会少。以至不中听的话，都难得有了；就有，也难得有人听。

公孙弘老家有个贫贱之交高贺，当时没少得人家关照。怕也正因为这个，高贺大老



远地跑来投奔他。他虽殷勤,招待却极为简单。吃的糙米饭;菜不过两味,而且素多荤少。铺盖,则只有粗布薄被。高贺火了,不到三天就公开骂他,“‘苟富贵,无相忘’,当真不易!背信的岂止陈涉一个,天下比比皆是。是我自己想差了,怪不得老兄。糙米饭、粗布被我有的是,不必麻烦老兄,告辞!”

公孙弘一脸尴尬,张嘴想解释两句,高贺已经扬长而去了。见了别人,高贺骂得还要凶,说:“再想不到公孙弘是这样的!贫贱时咱们同窗共食,他也没少沾咱高贺的光。如今发迹了,咱来拜他,竟狗眼看人低了。那也没有什么,谁叫咱落魄不如人呢!他不该将咱当傻子玩弄!里面貂裘锦袄,外面罩件粗麻布衫;私下龙肝凤髓,示人却只寡肉蔬食。就是高贺好欺,天下难道只有一个高贺?”

听的人总将信将疑,看着高贺摇摇头,说:“公孙大人,怎么会呢?”反而叫高贺碰了一鼻子灰。

更有人跑去告诉了公孙弘。公孙弘苦笑一笑,无限委屈地说:“唉,叫我怎么说呢!古人说:‘宁逢恶宾,莫逢故人。’千真万确,千真万确。”

其实,公孙弘早提防人恶言恶语了。朝里凡有些风骨或直言无忌的,他无不倾心相交,处处讨他们的好。尤其是汲黯,更是他主攻的对象,有事没事都要上汲黯府上兜搭一阵。知道汲黯是个一丝不苟的人,所以从来不弄谗头与他厮混,只问正经事,只说正经话。汲黯是个直肠子,自然也就拿他做了知心朋友,无话不谈了。连汲黯都不挑他的毛病,只说好话不说坏话,他这一防差不多也就真有所谓金汤之固了。

但天下耳目再大,也没有皇帝的大。讨好天下固然重要,假如有损于皇帝的视听,就只好做出牺牲了。讨好天下,原本也只是要天下好话上达圣聪,让他有个好印象,好加官晋爵,怎么能顾此失彼,为抓颗芝麻而丢了西瓜?公孙弘绝不会干这样不长心眼的事。所以,该卖人的时候,他绝不含糊:就是汲黯,也照卖不误。

私下议论的时候,他总是与大多数人意见一致。有时,更会信誓旦旦,就某一件事与人志同道合。但他从来不做出头鸟,总让别人先说。一旦武帝表示反对,他立马转弯,并对原来赞同的意见大张挞伐。闹得同志目瞪口呆,仿佛他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!

汲黯从不防他,上他的当也最多。商议好的事情,他一样总撺掇汲黯先说。看着武帝面带笑容,似有认可之意,他就上了,说:“臣也以为这样好,私下里我就与汲黯商议

了。陛下圣明,要是陛下作出圣裁,这事就百无一失,利及千秋了。”看着不对头,他就捏着鼻子再不吭一声,只让汲黯去挨武帝的闷棍。有时,甚至一样落井下石,当着武帝指责汲黯考虑不周,主意欠当,汲黯一样被弄得莫名其妙。

汲黯眼里容不得沙子,退朝后当然要问:“你怎么回事,说得好好儿的,陛下反对,你怎么一声不吭,只让我挨闷棍?”

“啊呀,对不起!我不是不想说,陛下的脾气,我越说他会越气,对你反而更不好,就没敢说了。都是我不好,害你一个人受累。”公孙弘不无诚恳地说。

既说出道理来,汲黯也就不吭声了。

反戈一击呢,汲黯自然更要问:“公孙弘,你怎么卖我?过去只是不做声,如今更声讨起我来了!什么意思?”因为恼火,汲黯声音都有些变了。

“陛下说了之后,我想想确实不错,原是咱们想差了,所以临时改变了主意。朝廷事大,咱们的是非事小,你说是不是?你我相知,我才这么做,没想到你真怪起我来了!”公孙弘说,依然反戈相击,并不道歉。他拿定了汲黯,知道他只认直理,不计较别的;赔罪了,反面会惹他见怪。

一次两次可以糊弄,次数多,就不成了。汲黯到底说话了。他连武帝都直言无忌,对公孙弘还会客气?

“陛下,公孙弘多诈无情,令人惊诧。一开始,他与臣等意见完全一样,而且支持臣出来说。这会儿发现不对,赶紧掉头,太奸滑不忠了!”汲黯毫不留情地开炮了。

“公孙弘,你怎么说?”武帝问,他最恨人不忠。

“陛下,知道的以为臣忠,不知道的以为臣不忠,全凭圣裁。”公孙弘平静地说,将球踢给武帝:假如武帝不愿承认自己无知,就得认他为忠。

“意见相左,或临时有变,该以大局为重,不能说不忠。”武帝点头说,果然掉进公孙弘圈子里了。

“公孙弘身为三公,奉禄万石,却布被蔬食,示人以俭,也是伪善奸诈。”在别的场合,汲黯逮住机会,又放了一炮。

“公孙弘,有这事吗?”武帝皱着眉头问。

“有的。”公孙弘坦白说。

承认了?连汲黯都出乎意料了,赶紧听他下面怎么说。



“陛下，九卿里面唯有汲黯与臣最友好。今儿他当着陛下的面揭臣的疮疤，可谓一针见血。身为三公而布被蔬食，确实是矫情虚饰，沽名钓誉。当年管仲做齐桓公的丞相，娶三姓妇女为妻，与齐桓公一样奢侈，齐桓公以此而称霸天下；到晏婴做齐景公的丞相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，齐国也大治了，万民称颂。如今微臣身为御史大夫，却只布被蔬食，与九卿以下乃至微官小吏都没有任何差别，诚如汲黯所说。假如没有汲黯这样的忠臣说实话，陛下又如何能知道这些？”公孙弘说。

这是以退为进，反击的招数越出越奇了。举管仲、晏婴两个成例，是要表明，臣下作风如何，奢也好，俭也好，只是私事，根本与治国无关：像管仲那样侈拟于君，固然可以大治；如晏婴一样俭近于民，也一样可以大治。这是替自己开罪：即使我公孙弘沽名钓誉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更谈不上罪孽。汲黯的攻击，也就被无形地化解了，且有恶陷别人之嫌。特别强调汲黯是自己知心好友，公开承认有罪，又高调夸奖汲黯实事求是、忠于朝廷，既能表现自己襟怀坦白，忠贞不贰，以德报怨，通过对比，更能彰显汲黯以诬陷好友猎取名利的险恶，一样收了一箭双雕之效。

汲黯尽管知道公孙弘无比奸诈，怎么也想不到他能在猝不及防之间作出如此周密的反击，张着口，再没有地方发力了！还有一点，也是汲黯再想不到的：类似的攻防战，公孙弘私下里早推演过无数次了，并不是他有什么捷才。果然有捷才，当年也就不会因为辕固的突击而一时语塞了。

汲黯无话，只能更叫武帝相信公孙弘的忠诚、谦让与厚道。再一想，公孙弘从来不面折廷争：有意见尽管也说，只要自己一表态，他立马就不再说话了；要说，也只检讨自己，说什么“山东愚人，不足以当圣意，原是谬见，罪该万死”等等。大大的忠臣，值得信任啊！由这一想，不但汲黯再攻不动，连武帝身边形影不离的那些近臣，也攻他不动了。

公孙弘的位子自然稳而又稳，或者还要更进一步。

但栽在他手里的人，也一样多了。连主父偃，也没能逃出他的掌心。

第三十七章 一蟹不如一蟹

主父偃所以没能逃出公孙弘的掌心,多少也因为他落下了把柄。

主父偃的一连串上书,还有一个重大主题:请各封国推恩封赏子弟。他说:古代诸侯封地不过百里,强弱容易控制。如今诸侯连城数十,地方千里,缓则骄奢易为淫乱,急则合纵而反京师。如果以法强行割削,他们会发起叛乱,过去晁错就是一个教训。另一方面,封王们少则几个,多则十几个儿子,只有嫡长子一个袭封代立,其他人一寸土地都得不到,不能彰显仁孝之道不说,也不尽公正。如果朝廷下令封王,让他们将封地推恩分给所有的儿子,叫儿子们做侯,就没有这个弊病了。封王们一定非常乐意,感激陛下圣恩浩荡。实际上呢,他们不过瞎高兴:封国越分越小,越小越弱,再也没有与朝廷抗礼的本钱了,只能乖乖接受朝廷的控制。

多封诸侯以强本弱枝,贾谊早就说过了,文帝也早照着办过。悼惠王刘肥死后,他不是将齐国一分为六,安了六个王?厉王刘长原来的地盘不是也一分为三,安了刘安、刘勃、刘赐等三个王?

景帝也一样。梁孝王刘武死后,他不是将梁王故地一分为五,安了他的五个儿子为王?

当然,主父偃还是有些新意的:较之贾谊,他只突出化整为零。文帝、景帝,则都是在老王死后才多封王子,更没有普遍推广。而且,谁都没有推恩之意。朝廷惠而不费,



让封王主动瘦身,还感激涕零,实在没有比这更好的强本弱枝的办法了。武帝一接到上书,就立即批转实行了。

这对于封王们,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
七国叛乱之后,封国的地盘已经大大缩小了,景帝又进一步收回了治权。过去,只由朝廷委派丞相,其余官员都由封王自置,且配备都仿照朝廷,简直就是朝廷的翻版。现在,诸侯再不能治国了,不但丞相,重要官吏一概都由朝廷配备;丞相也改名为相,以示区别。原先翻版朝廷配置的许多官员,像御史大夫、廷尉、少府、宗正、博士等官,都取消了;其他如谒者、郎等,则都大量减员。大的封王顶多也就像个郡守,小的则仅如县令,且不如郡守、县令职权专一:他们手下的官吏只对朝廷负责,难免贰心。结果,他们大抵只能衣食租税了。加上晁错被冤杀,朝野普遍反感封王,动辄就拿他们说事,找他们的把柄,乃至吹毛求疵,更让他们灰头土脸的。封王们,早就觉着压抑了。

还在建元三年,代王刘登、长沙王刘发、中山王刘胜等到长安晋见武帝,就大打过一次悲情牌。

封王朝觐,皇帝不都要宴请几次吗?第一次宴会,听着音乐,刘胜,就是《三国志》中刘备的祖上,心里发惨,竟然哭了起来。

“皇兄,这是怎么啦?难道有什么心思?”武帝关切地问。

“唉,皇上!我心里一直非常压抑,每次听到婉曲的音乐,就禁不住悲伤流泪。”刘胜叹息说。

“是因为委屈?”武帝问。

“陛下,常言说:聚蚊成雷,朋党执虎;众口铄金,积毁销骨。臣远离陛下,孤立无援,想到朋党谗言的害处,总是心惊肉跳,悲不自胜。从来社鼠不灌,家鼠不熏,为什么?只为它们寄托得所。臣虽菲薄卑微,到底是皇家一脉,封在藩国,排行又忝为兄长,再亲近不过;那些臣子,非亲非故,比鸿毛还轻,却群居党议,离间骨肉,揜凌宗室,臣实在不能不心忧如焚啊!”刘胜诉苦说。刘胜所以不怕出头,固然与压抑有关,也与他的特殊地位不无关系:他的王后窦绡,是窦太后的族孙女儿,很受窦太后的宠爱。长信宫的宫灯特别精美,窦太后就专赐过她,别人谁也没有得过!有这一层亲密,才更觉着委屈,胆子也才能更壮!

“皇兄放心,有我呢!”武帝不无同情,表态说,“你们几位想来也该一样。今儿都将

苦水吐出来,我一定替你们做主。自家兄弟,咱们不托祖上的福荫荣华富贵,难不成倒去便宜外人?”

既有这话,几个封王便大倒苦水了。武帝倒也没有食言,对他们更礼遇了;底下再说他们不是,也会能省事就省事,不再那么苛求。但礼遇与宽松,并不妨碍拒斥河间王刘德及这一次的釜底抽薪:权力的博弈,从来都是这样复杂、诡谲的。

说到朝野上下对封王们的攻击,虽有吹毛求疵之处,更多的却是罪其当罪。权力就是腐败。主父偃说封王们缓则易为淫乱,其实一点不错。刘德只是个例外。其余,几乎没有好的。

像刘胜,就专事吃喝玩乐:光儿子,就养了一百二十多个。该有多少妻妾嫔妃与性伙伴?怕谁也说不清。

他的同胞哥哥赵王刘彭祖,表面看去,巧佞谦恭,心里却刻毒可怕。尤其好玩法弄人,叫手下不寒而栗。朝廷新派的相来了,他总要穿上帛布单衣亲自到客舍去迎接。见面之后,他会出些难题。如果应对有错,犯了忌讳,他会悄悄记录下来,作为胁迫的把柄。你要听他的,万事全休;不听他的,认真办事,他就将那把柄上告朝廷,再无中生有添上一些别的,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朝廷派到他那儿的相,没有干过二年的:罪大的处死,罪小的判刑。勉强在那儿干的时候,也不敢认真执法,只求一个相安无事。这样,他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他又特别好事。愣派人到赵国所辖四县开行做中介,抽取行费。一年下来,得的金钱比正式租税都多。因此,他也有的是钱。除此之外,他还特别好做差吏。曾专门上书,请求让他在国内督导捉拿盗贼。夜里更常常带着走卒随从,在邯郸巡逻察防,弄得来往客商谁都不敢在邯郸停留。

刘胜、彭祖弟兄两个还不对付,常常互相攻讦。刘胜说彭祖:“老哥为王,却专门代替差吏办事,不像王者。为王的只该听听音乐,玩玩女色。”彭祖则反讥他:“老弟只知道奢侈享乐,根本不辅助天子拊循百姓,干吗还要做个藩臣?”

燕王刘定国,比他们还要邪乎。

刘定国的祖父是刘泽:刘泽是刘邦的堂兄弟,与他同一个曾祖父。因为立文帝有功,由琅玕王迁为燕王。刘泽只做了两年就死了,由儿子刘嘉继了位。刘嘉死后谥为康王,继位的就是刘定国了。康王有个爱姬特别漂亮,能歌善舞。刘定国将她也继承了,还与她生了一个儿子。看弟弟的小妾漂亮,又将她夺了过来。最后,竟将他自己的三个



孙女儿也好了。连个禽兽都不如了!

自己这样,难免杀人树威,好让大家不敢乱说乱道。除了身边的臣子,燕国辖地肥如县县令郢人,也在被杀的黑名单里。郢人不愿束手就杀,出头联络同在黑名单中的人,要向朝廷告发。可做得不机密,叫刘定国知道了。他立马打发亲信,安了一个罪名,将郢人抓起来杀了。

郢人虽被灭了口,家里还有兄弟在,总要伸冤报仇的。蛰伏了几年,到元朔元年,到底又上书告状了。上书不算,又走了主父偃的路子:他不正得着武帝的宠信吗?除了这个,也因为主父偃当年去过燕国,了解情况,与燕国臣民有些联系;燕国臣民,也知道他得的冷遇,心里怨气很大。

武帝得到郢人兄弟的上书,果然问主父偃:“爱卿曾经去过燕国,知道那里的事吗?这燕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?”

“回陛下,微臣多少知道一些。燕王乱伦无道。那些罪行,臣都不好意思说出来,怕伤了口德。燕王担心臣民告发,曾不止一次滥杀无辜。有个肥如县令郢人,就是被他杀人灭口的。这事闹得满城风雨,臣一去就听说了。”主父偃说,一点儿不客气。从武帝批准推恩分侯的处置中,主父偃早看出他对诸侯的真正态度了:礼遇与宽松不过表面账,只是感情的偶而误置,骨子里一刻也没有放弃警惕与钳制。对那些封王只该落井下石,何况还不无恩怨!

“照你说,该怎么处置?”武帝征求主父偃的意见。

“微臣不敢说。”主父偃先推辞说。

“朕问你呢,有什么敢说不敢说的?恕你无罪,只管直说!”武帝开了绿灯。

“谢谢陛下。”主父偃说,“像燕王这样乱伦无道,实在有伤皇家尊严。按律,乱伦从来杀无赦。所谓‘天作孽,犹可违;人作孽,不可活’。朝廷正好收回国土,以固根本。这对于封王,也是一种震慑与教训。”

不仅有理,且正中下怀,武帝自然点头了。

“不过,这事最好还是交给朝臣们合议一下:一来以免偏激,二来也示之以公,叫天下人没有话说。”主父偃又建议说。

“好,更稳妥了,就这么办。”武帝说。

交给大臣们一议,全都说燕王逆天道,乱人伦,禽兽不如,该杀。武帝自然照准。刘

定国一接到诏书,就自杀了。他一自杀,燕国也就灭了,封地全都收归了朝廷。

燕王的自杀,确如主父偃所说,是一种震慑,封王们几乎个个害怕。倒不是担心自己也会犯逆天乱伦的大罪,而是害怕主父偃那张嘴,说不准什么时候叮上自己,叫自己也死无葬身之地。

不仅封王们担心,就连大臣们也害怕。有人甚至悄悄送了主父偃许多金钱,买他嘴安,不要叮上自己!他什么都敢说,而且往往说了就讨好,万一轮到自己,一样性命难保!

这对主父偃,可不是什么好事。

有个孔车,一向与他关系不错,主父偃也拿他做个知交,见他这样,总要劝的。他径直对主父偃说:“大人,你是不是做得太过了?你想过没有,这很危险啊!”

主父偃却摇头一笑,不无悲愤地说:“多谢先生提醒!可怜主父偃结发游学四十多年,始终蹭蹬不遂。父母不以我为儿子,兄弟不以我为兄弟;宾客更将我当成瘟疫,谁都离我远远的。艰难困厄,非言语所能形容,也耗得太久了!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,也有些阅历,怎么会不知道自己一直站在刀尖上,随时随地都有性命之虞。可日暮途远,没有多少时间了,我只能这样倒行逆施。我是豁出去了!我也想通了。大丈夫在世,就该轰轰烈烈:如雷而响,如闪而熄。生不能五鼎而食,死能五鼎而烹,也是一种修为,一种境界,也不枉在这人世间痛痛快快地走过一遭。你说是不是?哈哈!”脸上的表情,也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。只是那笑声,先虽爽朗脆啾,后来渐渐就有些飘忽凄凉了;他那眼睛里,竟也有了些不易觉察的水意。他大概学的伍子胥。伍子胥到吴国后报复楚国无所不用其极,有人劝他罢手,他说的就是日暮途远,只能倒行逆施这一番话。

孔车见他这样,知道是有意犯险,不撞南墙绝不回头,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主父偃呢,自然继续他响雷疾闪的疯狂。

这一回,他的靶子瞄准了齐王刘次昌。

他对武帝说:“齐国临淄有十万户,一市能收租税千金以上,人多财富,远在长安之上。不是陛下同胞兄弟或亲生骨肉,就不该让他们占了那地方。现在的齐王次昌,在皇室里面是很远的。”

对的既是武帝固本弱枝的心弦,武帝当然会起反应,随即说道:“朕年轻,对家里面这些叔伯兄弟的关系,还真弄不清楚。你且与我说说。”



有这一问,主父偃自然要说了:他是临淄人,原本也熟悉情况。

“次昌,是齐悼惠王刘肥的重孙子。高祖生了八个儿子,其一就是刘肥,母亲是曹妃。打倒吕氏,拨乱反正,刘肥与他的儿子们倒也有功,但为的是自己登基继位。后来大臣们拥戴文帝,他一家就不服了,闹出不少事情。文帝仍然宽宏大量,叫刘肥的九个儿子前后都做了王。其中一支,就是齐孝王刘将闾。先帝时七国叛乱,孝王首鼠两端。到朝廷打算兴师问罪,孝王便畏罪自杀了。先帝仁慈,以为孝王初衷不坏,态度游疑是因为形势所迫,死后不但没有追究他的罪过,反而让他的太子刘寿继了位。刘寿死了,谥为懿王,又让次昌接了位。这些,陛下该都清楚?”主父偃简略地介绍了齐王一支的始末。

“后来的事,我倒是清楚。”武帝说。

“陛下你看,不说远近,从刘肥开始,齐王这一支是不是就与陛下一支有些疙疙瘩瘩的?所以,臣才说齐国这样的地方,该让陛下最亲近的兄弟或王子去,才是正理。”主父偃接着说道。

武帝若有所思,没有答话。

“何况,据臣所知,次昌也有燕王一样的丑事。”主父偃又爆出一颗炸弹。

“什么?真有这种事?”武帝说。他早有所风闻了,只是不大相信。

“都说与他姐姐有奸情。”主父偃毫不掩饰。

武帝更恼火了,说:“岂有此理!再不严加整治,竟成什么了!”

主父偃没有再说话:火已经点起来了,再说就多余了。

“这样吧,你去齐国做相,替朕好好查查,管好那儿。”武帝决定说。

“臣遵旨。”主父偃碰头说。

主父偃说的,倒也不是假话。反击吕氏与七国叛乱的事固然是实,就是刘次昌乱伦,也一样不是无中生有。

刘次昌的母亲纪太后发昏,走了薄太皇太后的老路,也亲上做亲,将胞弟的女儿配给次昌做了王后。刘次昌根本不喜欢。纪太后又出了一个昏招:让女儿纪翁主,入主后宫。皇帝的女儿叫公主,封王的女儿矮了一截,叫翁主,纪翁主原是次昌的胞姐。目的无非是加强监管,让次昌与王后好起来,以便巩固纪氏一门的恩宠富贵。刘次昌不但不服管,还想出了一个绝招:乘酒宴,将姐姐灌醉奸了。姐姐醒来知道真相,羞愤交加,又

无可如何：家丑不可外扬，连母亲都不能说；更不能告了，一告，齐国一国也会彻底完了。只能默默忍受。奸情的事，有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何况强权之下。强奸，渐渐也就成了和奸。既到这个地步，纪翁主还能管后宫吗？齐王与王后益发生分不说，后宫的秩序更乱了。被冷落的王后，岂能一点儿反应没有？利害相关不愿大弄，放些风声总难免的。于是，刘次昌乱伦的事，慢慢也就不胫而走了。

不过，主父偃这次出击，一样并非全都出自公心。衣锦还乡的虚荣之外，更重要的还因为：他与刘次昌，原是有过节的。

金俗不是做了修成君吗？她也有个女儿叫金娥，在太后王姁就是外孙女儿了。因为怜爱女儿，对这个外孙女儿自然也疼爱有加，总想将她嫁个王子，好终身荣华富贵。

徐甲知道太后的心思，主动对她说：“太后，奴才倒是有个想法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？”

“有话就说吧，什么事？”太后说。徐甲是她的心腹，一向都言听计从的。

“是。金娥小姐的事，奴才一向搁在心里。奴才想着，齐国是奴才的老家，多少能说得上话。如果太后恩准，叫奴才到齐国跑一趟，让齐王给朝廷上书，求娶金娥小姐为王后。这是天大的恩宠，奴才想着，齐王一定求之不得。”徐甲说出了想法。

“好，这个主意好，怎么不早说？就烦你辛苦一趟，叫金娥儿结了这门亲，了了我一桩心事。回来，我再重赏。”太后一听，果然高兴，没等徐甲将话说完就打断了他。

“是，奴才明儿就动身。”徐甲说，叩了头下去准备了。

当天晚上，徐甲又到主父偃家里去了一趟，问他说：“主父大人，我明儿要去齐国，老家那边有什么事要办吗？”

“谢谢，没有什么事。公公难得出差，什么要事？”主父偃说。

“为的修成君的女儿金娥，太后想将她嫁给齐王，差我去做个媒人。”徐甲说。

“这样，我还倒真有一件事。”主父偃说。

“你说，只要我办得到。”徐甲殷勤地说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们老二文彩也该嫁了。假如金娥小姐的事情成了，能不能请公公替文彩也说句话，让她也能进宫服侍齐王？”主父偃见缝插针。

“没问题。咱们自己的孩子，包在徐甲身上。”徐甲大包大揽。

“那我先谢谢公公了！”主父偃说，一面站起来恭恭敬敬行了一礼。